

读城

文武兼备的湖州

汤朔梅

我喜欢浙江的山水人文。尤以湖州为甚。

童年记忆中，一位在湖州工作的长辈总带上茶叶来看我卧病的祖父。在我心里，湖州便与茶叶联系起来。再后来，上学用描红簿练字，用的是他带回来的毛笔。初通文墨后知道，这叫湖笔，作为文房四宝之一享誉国内。再后来读《三国演义》，长沙太守孙坚是乌程侯，注释说“乌程”即湖州。

近日自驾去湖州，作一番深度游。这次给我的感觉是：湖州有今天，完全是出于自然、历史、人文的滋养与积淀。

顾名思义，湖州因北濒太湖而得名。其实，在她的怀抱中不知有多少湖泊、水库。为人们所熟悉的有下渚湖、仙山湖、老虎潭，更多的是无名的湖泊。它们或镶嵌在山峦缝隙间，莹莹如明镜；或自成体系，或由江河萦带着，百折千回滋养、烘托出苍翠的群山。湖州山闻名者，莫过于莫干山。此域竹树丰茂而靛岚时兴，梅雨季中，云一阵雨一阵，苍翠欲滴，重泉潺湲。我驱车转悠在妙西的西塞山间，半是迷失，半是漫无目的，那该是张志和“青箬笠，绿蓑衣，斜风细雨不须归”的西塞山吧？

车转入山村。那些干净整洁的民宿经梅雨的浸润，有《富村山居图》的意蕴。也许是白天吸满了山野的清新，夜晚全无睡意。伫立窗前，面对天光与群山苍茫的影，思绪联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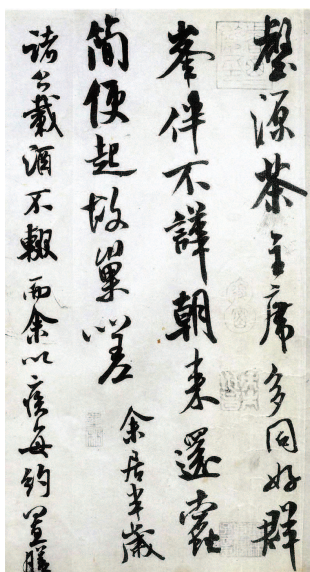
湖州地处浙北，据史料记载，公元前200多年，春申君黄歇曾受封此地。上海的母亲河黄浦江原名申江，就以此得名。黄浦江滥觞于太湖，所以，上海与湖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湖州曾名“菰城县”，“菰”是一种长在水边的植物，名“菰白”，即如今的“茭白”。想必当年湖州盛产而以此得名。如今上海的青浦依旧以产“菰白”而闻名，应与其比邻的湖州不无关系。

翻开历史的画卷，湖州可谓文武兼备，群星璀璨。

湖州涌现过不少将才、英雄，仅取两例证明。譬如三国时代的朱然，据《三国志》记载：“然尝与孙权同学，结恩爱。至权统事，以然为余姚长。”孙权被曹操感叹“生子当如孙仲谋”，可见朱然得其信任，非同凡夫。后朱然从讨关羽，与潘璋共擒之。虎威将军吕蒙病笃，权问曰：卿如不起，谁可代者？蒙对曰：朱然胆守有余，愚以为可



传世名句“报得三春晖”的作者孟郊



近代著名画家吴昌硕

米芾《苕溪诗册》局部



书画家赵孟頫辗转为官，最后还是回到老家湖州终老

任。可谓一时之将才，威震华夏。另一位则是陈霸先，他是南朝陈的开国之君，《南史·陈本纪》记载，“其本甚微”“少倜傥有大志，长于谋略，意气雄杰……涉猎史籍，好读兵书，明纬候、孤虚、遁甲之术，多武艺，明达果断，为当时推服。”其在萧梁朝为官，平交趾、讨侯景、靖叛乱，一生俭朴勤勉，终于在南京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独有的以姓氏为朝代名的南朝陈，逐鹿中原，盖一世之雄杰也。然国祚不永，仅四世三十余年，终因陈后主疏于国政、荒淫无度而国废。然而，陈霸先的功业彪炳史册。如今在长兴县，建有陈武帝故宫。

近代及民国以降，湖州人才辈出。同盟会元老陈其美一生追随孙中山民主革命，被其誉为“东南半壁，君实锁钥”。

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中“龙潭三杰”之一的钱壮飞也出于湖州。可谓大泽龙蛇，豪杰并起。他们铸就了湖州人的豪情与胆气。这种历史的沉淀与浸润，影响了如今的湖州人闯荡天下，建设家乡，贡献国家的志向与情怀。

次日起了个一大早，寻访赵孟頫故居。

江南出土子，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，湖州可谓俊采星驰。有孟郊、赵孟頫、陆羽、张先、沈万山、凌濛初、吴昌硕、沈尹默、俞樾、赵九章、徐森玉等。而赵孟頫为大家所熟知。他作为宋朝皇帝的后裔，富有才名，入元后深得元世祖器重，辗转为官，最后还是回到老家湖州终老。他是“楷书四大家”之一，其书法令人仰慕；他与德清才女管道升的故事

与那首《我侬词》，成为美谈，千古传颂。赵孟頫作为宋之帝胄而入仕元朝，常被后人病诟，并说其字有媚骨。这实在是牵强。我倒以为，他的书法达到秀美、圆润的境界，其实正得之于湖州山水的浸染与熏陶。

不说那个一树梨花压海棠的“三影郎中”张先，也省略传说中有一只聚宝盆、富可敌国的沈万三，但不能不提吟就“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”的诗人孟郊。孟郊祠在德清春晖街。屋舍如普通民房，若不是黄墙红瓦，实难找到。两扇不大的木门关闭着，从隙开的门缝间向内张望，是孟郊的塑像，安详中略带愁苦。我并不诧异。“郊寒岛瘦”的孟郊一生贫寒，正因为生活的艰辛，才苦吟出“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”这样揪心的感恩。

至于近代和现代，吴昌硕、沈尹默成名于湖州，终于走向上海，成为“海派书画”的开山之祖与弘扬者。而俞樾在学界则以俞曲园称名。作为朴学大师，学养深厚，有他这样的学问，才能教导出章太炎、吴昌硕这样的弟子。至于赵九章，大家也许不熟，但只要说我国划时

代的“东方红一号卫星”，你就不会陌生，他就是总设计师。徐森玉呢？故宫博物院院长、博学的鉴定大家，更在抗战时一路护送故宫文物内迁，以至于摔断腿骨。所以周恩来称“森老是国宝”。

除了这些文化名人，湖州还有许多文物建筑。

别的不说，但举藏书楼，著名的就有四座。坐落于吴兴区月河街8号的苕宋楼，是清末国内“四大藏书楼”之一，藏主为陆心源。藏书逾四千部二十万卷，尤以宋元孤本、善本为多，也以此而居“四大藏书楼”之首。它地处千甍亭内，如今已人去楼空，只剩嵌着“千甍亭”字样的文物保护碑矗在门首。如今尚保存完好的藏书楼，要数南浔的嘉业堂了。因末代皇帝溥仪赐“钦若嘉业”而得名。其馆藏儒家经典颇为宏富。鲁迅先生也从嘉业堂获益，在其书信、文章中多次提及，评价颇高。湖州的四大私人藏书楼，南浔就占三家，还有张均衡的“适园”，蒋汝藻的“密韵楼”。这些藏书楼的珍贵典籍，虽遭日本人侵等兵燹，但在郑振铎、徐森玉的保护下，转辗千里，如今保存在国家图书馆、浙江图书馆等处。

踏上归程，兴犹未尽，于是关闭导航，沿着山路而前。车沿一河流蜿蜒。此河水流急湍，问路人，曰：苕溪。噢，这就是著名的苕溪！古人关于苕溪的诗文良多。那首宋诗：晚立苕溪溪上头，往来无数采菱舟。采菱归去明朝卖，安识人闻乐与愁。那田园的情调，正是湖州今日的写照：绿水青山，富庶文明，安居乐业。何愁之有？此刻想起也是湖州的古人吴均的名句：“鸢飞戾天者，望峰息心。经纶世务者，窥谷忘返。”这不是消极避世，而是告诉人们，在前进的路上，需要回首看看，低头想想。

策划：
文汇报理评部
执行编辑：
任思蕴 rsy@whb.cn
封面编辑：
陈韶旭 csx@whb.cn

封面图片：
大卫·霍克尼作品
Harvesting Near The Road
To Thwing

扫一扫微信公众号二维码，
关注文匯學人

